

第四章

解经视角对释经的影响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走进学校教堂内在一扇巨大彩色玻璃窗向外观看。此时天空中被风追逐的云彩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最初被云彩遮蔽的天空非常阴暗，彩色玻璃因此变成了一面镜子，我在其中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像。然而突然间风吹云散，那幅镜子消失了，我突然可以透过玻璃窗看见教堂外面的景象。正当我正准备转身离开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玻璃窗，这次我看到了一副以前所没看见的景象——一副由彩色玻璃所组成的美丽图画。那个下午同一扇彩色玻璃窗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向我呈现：它既是一面镜子、一扇窗户，又是一幅图画。

与之类似，圣灵已经引导教会将旧约叙事看作是一面镜子、一扇窗户或一幅图画。¹ 在主题性分析中，我们将旧约叙事看成是反映我们所关注事物和主题的一面镜子；在历史性分析中，我们将同样的经文看成是认识历史事件的一扇窗户；在文学性分析中，旧约叙事在我们眼前变成了一幅图画。在探索圣灵如何预备我们来诠释旧约叙事时，我们必须了解这几种解经方式会对我们形成怎样的影响（见图8）。

	主题性分析，关注点：系统神学、范例、牧者的关注
旧约叙事	历史性分析，历史性关注点：事实性和神学性
	文学性分析，文学性关注点：形式和内容

图8 主要解经法的进路

当然这些方法的运用并不是彼此无关，各自独立的。主题性分析包含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解读，历史性分析看重经文主题和文学的特性，文学性分析不能缺少对主题和历史的关注，事实上这些方法总是以不同形式相互依赖。

主题性分析

我和妻子时不时会为神学生主持电影会。在大家观影之后会有讨论的时间，在开始时我通常会问，“这部电影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之后的情况正如你所猜到的，一般有多少人看了电影就

1

有多少种答案。某人认为非常关键的部分可能会被另一个人完全忽略，有些场景让我们过目难忘是因为它触及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或引发了我们特别的兴趣。所有的人都是对那些自己认为重要的方面感兴趣。

历世历代以来圣灵用类似的方法来带领教会诠释旧约叙事。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那些特别与自身息息相关的经文上。对于某段经文，我们并非会关注其叙事背后的历史事件或它们显著的文学特色，事实上我们常将某个叙事作为一面镜子，从中去寻找与我们关切点有联系的主题。因此对旧约叙事主题性的分析常常将那些不重要的部分当成重点，强调了那些经文中次要的主题。我们会着重于强调某些哲学、神学以及个人理解的方面，然而它们本身却有可能不是经文所要突出的。

在旧约叙事的释经中人们常常会使用主题性的分析，这是因为旧约叙事涵盖了很多方面的信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这段经文传递了多少种不同的观念呢？难道它只是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一切吗？尽管这个方面很重要，然而其他方面呢？如果放慢步伐重读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这句经文中还有好几个核心的观念：²（1）存在着一位上帝的观念，（2）诸天的观念，（3）地的观念，（4）存在着一个开始，（5）上帝创造的观念，（6）万物受造的观念。我们还可以继续列出其他要点，这些观点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主题性分析的焦点。我们可以决定是强调上帝、世界、创造的行动、时间的开始或这节经文的其他任何一个方面。我们对特定主题的关注不是因为它在经文中有多么突出的重要性，而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关注导向。

如果一节经文就存在如此众多的主题，想象一下一个叙事所包含的主题会有多么丰富。我们所熟知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经文（创22:1-19）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³这段经文包含了多少主题？我们无法将它们一一列举出来，但我们可以肯定不同主题的重要性一定是有区别的，多数读者会同意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场景所蕴含的信息要比两个仆人与亚伯拉罕和以撒同去更为重要，出现代赎公羊的场景所蕴含的信息要比亚伯拉罕备上驴的场景更为重要。即便如此，哪些主题更重要的问题也许不是我们首要的关注点，我们仍可以思考关于驴子、仆人或叙事的其他次要方面，这类思考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

旧约叙事主题的丰富性为解经提供了许多可关注的焦点。虽然我们不应随意将经文没有表达的意思读入其中，然而在主题性分析中，如果我们发现某些次要主题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就有着重讨论它们的自由。

2

3

主题性分析的基础

突出次要的主题是合宜的吗？难道解经不应将关注点聚焦在一段经文的核心主题上吗？有时某些释经学要求我们一定要找到一段经文的核心思想并使之成为我们的释经主题。⁴这种释经法的确非常重要，但我们不必将自己局限于此。

事实上圣经作者也常常将焦点放在次要的主题上。比如，比较历代志与撒母耳记中关于大卫生平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历代志的作者就是按主题性的方式对撒母耳记中关于大卫的记载进行了选择和编排。撒母耳记中大卫的统治明显地被分为蒙上帝祝福的和受上帝咒诅两部分。⁵它记述了大卫王伟大的成就和他可怕的罪行，表明了大卫既是一位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同时也是一个有罪而软弱的人。事实上，撒母耳记的作者将大卫家几代人日后所遭遇的祸患都归咎于大卫当初的犯罪（撒下12:10）。⁶

而在历代志中，虽然其作者非常依赖于撒母耳记所提供的资料，但他却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大卫生平。历代志的作者将大卫王理想化，⁷虽然他绝不是毫无缺点（代上13:5-13；15:11-15；21:1-22:1；22:7-8），但相比之下，历代志中大卫的形象明显更趋向完美。历代志略去了撒母耳记中几个重要的段落：

撒下1:1-撒下4:12	大卫在作王之前的历史
撒下6:20-23	米甲对大卫的责备
撒下9:1-13	大卫纪念扫罗的后代
撒下11:1-21:14	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以及日后遭受的管教

历代志作者略去了大卫登上王位之前错综复杂的历史，略去了米甲对大卫的责备，略去了大卫与米非波设之间的是是非非，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记录大卫犯奸淫和谋杀的罪行。⁸

在这种意义上，可见历代志的作者是以主题式分析来采纳撒母耳记。他并非是要去隐瞒大卫的弱点，然而为了向被掳后的读者展现大卫是理想君王的一面，历代志的作者着重于对大卫王正面形象的描写。历代志作者的这种解释方式确认了我们将主题性分析作为基本释经进路的合理性。

4
5
6
7
8

主题性分析的种类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采用了多种方式的主题性释经分析，按照本书的需要，我们将对其中三种重要的方式：*系统神学*，*范例*（*exemplarism*）和*牧者的关注*，进行讨论。

系统神学

系统神学在传统上一直是主题性分析最重要的形式。基督教早期的信经和要理问答一般都会将旧约叙事作为引证经文（*proof-texts*）来定义和支持所提出教义，⁹近期的系统神学也是遵循同样的进路。¹⁰

然而不幸的是，系统神学家会出现误用经文的问题。有时他们所引用的圣经与讨论的教义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这使许多现代释经者反对引证经文的使用。¹¹然而我们应对此保留一种谨慎的态度，需要看到引证经文在神学研究中若被正确地使用可以成为“一种极为有效的快捷方式”。¹²

旧约叙事触及了许多传统的神学主题。在系统神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提出诸如“这个叙事对上帝的属性有着怎样的描述？”“这段经文如何体现着有关罪性的教义？”“这段经文和救恩论有怎样的联系？”“这段经文对在伦理方面有着怎样的启示？”等问题。如果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阅读旧约叙事，我们的神学系统将会获得极大的丰富。

范例

有时主题性分析等同于范例研究。在这种模式下，释经者要从经文中提出信仰生活的例证。比如作为牧羊人（撒下17:34-36）和战士（撒下17:37-51）的大卫应成为信徒信心和勇气的榜样，所罗门的公正裁决（王上3:16-28）应成为我们智慧的典范。

人们有时对范例法的使用会走向极端。比如，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当人们使用范例法时有可能会跳出经文的限制去假想人物的心理活动。一方面我们要防止这种对范例法的滥用，¹³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因为类似的错误而完全拒绝范例法。旧约叙事提供了许多行为准则方面的例子，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与经文保持一致。

9

10

11

12

13

现在人们普遍将尼希米作为优秀领袖典范的范例式主题性分析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¹⁴以斯拉记和尼希米的作者所关注的主题是尼希米对与信仰恢复的持续推动，¹⁵尽管如此，尼希米的确同时表现出了优秀的领导才能。他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将责任和权力授予下属，化解了冲突，表现出了勇气和毅力。虽然尼希米的这些性格特点不是尼希米记所要反映的主题，我们仍可以使用范例式的主题分析将注意力转向它们。

借助范例法我们可以回答许多不同的问题。“这个人物面临着怎样的挣扎？”“他如何克服了困难？”“我能从这个范例中学到什么？”这些问题可能不是叙事核心所提出的，但它们对我们仍然非常重要。

牧者的关注

有时读者主题性释经来看待经文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牧养关注。当我们审视自己所在的教会时，我们开始关注某些特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旧约叙事常常能作出的回应。

主题式证道通常正是基于主题式释经。牧者对会众有着充分的了解，深知他们特别的需要，然后就此预备一篇讲章来作出回应。¹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 1834-1892）就是以主题式地应用旧约叙事而闻名。在一段关于撒母耳上12章17节的讲道中，他以“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展开了一个激励基督徒传福音的信息。司布真也承认他的讲道中存在着主题式解经的特点，“有时我并不关注某节经文与上文下理的关联，我只是将这些经文作为一种格言，我的讲章因此有了丰富的题材。”¹⁷这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表明主题式地应用旧约叙事也能让今天的教会受益。

主题性分析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它可以是非正式的或学术性的，实用的或理论的。无论哪一种方式，主题性分析都将旧约叙事作为一面反映读者关注点的镜子。我们一方面要防范对这种方法的滥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主题性分析是圣灵教导我们学习圣经的一个重要途径。

历史性分析

几年前我参观了二战中骇人听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我进入大门时，看到一个大型的标语“劳动使人自由”，这我不禁思想当年集中营的受害者经过这里时的感受。我所站立的地方每一天

¹⁴

¹⁵

¹⁶

¹⁷

都有许多家庭被集体处决，我参观了拥挤的宿舍以及当年挤满了饿殍的监房和毒气室，这一幕幕可怕的景象令我过目难忘。

走出集中营时我买了一本名为《奥斯维辛：纳粹的灭绝集中营》的书。然而在读的过程中，我发现它的体例不够严密，充满了印刷错误，翻译得也很差劲，然而这些因素都没有妨碍我继续读下去，书中描述的事件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让我难以释卷。

是什么让我被这本书如此吸引？我并非看重它的文学水平，这本书的主题也与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联，然而这本书揭示的历史才是让我入迷的原因。这本书成为了一座桥梁，将我与曾经的那段历史连接在了一起。

圣灵也使用类似的方式来引导他的教会进入到旧约叙事中，旧约叙事可以成为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将会看到其中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当我们使用历史性的分析来关注经文背后的历史事件时，经文的主题性和文学性的特质对我们的重要性就退居其次了。

历史性分析的基础

虽然福音派信徒通常都认定旧约叙事有着历史可靠性，然而关于历史事实与旧约经文之间关联的性质却始终没有定论。在之前数十年中，有关圣经无误论对于释经学意义的讨论已经引发了许多圣经史实性的分析研究，¹⁸并在福音派信徒中形成了两种极端的认识。

一些福音派基督徒逐渐不再相信历史事实与圣经叙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旧约叙事有许多历史性难题。过去福音派信徒通常假定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的答案会逐渐明了。然而在持续出现的问题的面前，另一种诠释途径逐渐浮出水面。

这种近期的观点认为，圣经叙事之所以存在史实性问题是当初的作者有意以一种特别文学体裁写作而导致的，这种文体并不遵从历史可靠性的标准。换言之，至少有一些圣经作者从未期望他们的读者将其记载作为历史性资料来理解。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我们对这类经文史实可靠性的关注就失去了意义。

从理论上而言，我们很难说这种观点不正确。如果约拿书确实是一个寓言，我们将其按史实进行诠释就是错误的；如果历代志的作者从未期望他所写的被读者视为历史事件来阅读，我们就不应该如此看待它们。对于诗歌我们需要以读诗的方式来阅读，读箴言、法律、传说也各自有其特定的阅读方式。

18

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这种认识应受一定的限制，对经文文学体裁的考察可以对我们确定经文的原初含义有一定的帮助，而非将现代的科学认识强加于圣经。此外，强调经文的文学体裁须避免对圣经无误论教义的完全否定：我们不应认为圣经作者的记载存在着错误，与之相反，我们可以这样作出结论：圣经的作者们在写作时只是依循了当时的文学惯例。总之，文学评判的方法可以成为一种很有效的释经进路，但我们使用它的时候必须多加谨慎。

首先，在基于文学体裁而降低某个圣经叙事的史实可靠性之前，我们必须从圣经中找到一些先例。然而，就我所知圣经作者从未将旧约叙事当作非史实性的文字。很多时候，旧约的史实性对新约作者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罗5:12-14；罗9:6-18）；路1:1-4；来11:17-40）。即使评判派的释经者可以将这些圣经中的见证看作是旧约作者未加推敲、字面接受的结果，但福音派基督徒必须接受圣经本身对其史实性的见证，作为我们规范性的约束。

其次，我们要看到文体评判的进路（genre criticism）存在着诸多局限。自从贡克尔（Gunkel）关于创世记和诗篇的奠基性著作之后，圣经文体研究已经作了许多重大的修订，到目前为止对圣经文体的特征和功能的认识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再者，我们无论如何都会面对着如何确定界线的问题。一旦一段类似讲述历史的经文被看成是非史实性的，那么还有什么能让我们不以同的方式看待圣经的其他部分呢？即使将某些圣经叙事看为是一种虚构或寓言在神学上或许不会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然而一旦失去了确定清晰的标准，那我们以同样方式处理其他经文中未解决的史实性问题就变得太容易了：我们要放弃多少重要的历史事件呢？最终，我们会把云柱、火柱、分开约但河、攻破耶利哥城、上帝对大卫王的应许，甚至福音书都看成是一种寓言或传说吗？

然而，探讨文学体裁和史实性问题仍有其合理性，这是一项重要且需要持续开展的研究，但必须以下几点为前提。

那些类似史实性的旧约叙事到底应具有怎样的特征，让我们凭借它们就可以推测出实际上作者并不希望读者将其视为史实呢？事实上，经文的史实性问题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判断的标准，因为深入的研究很可能会为我们揭示问题的答案；其次评判派释经者常常因为经文中超自然事件的记载就否认叙事的史实性，而福音派信徒却对神迹的发生深信不疑；此外圣经叙事与圣经以外的非历史资料的相似性也不是一个可靠的判断标准，相似性并不一定表明两者有着同样的史实性程度。

一种比较妥善的判断方式是在这些旧约叙事中寻找那些指示文体的标志。如果我们能找到某一文体特有的词语、风格或结构，我们就有可能形成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但是我们要看到古代中东文学中史诗、寓言和传说均没有很明确的标志，在旧约叙事中类似的标志更为少见。比如我们能否可以通过经文确定圣经有关巴别塔记述的开篇可以被译为“很久很久以前”（创11:1）？

（编者按：“很久很久以前”对应的是新英语圣经（NEB）的翻译，通过这种翻译我们可以判断此版本的圣经译者很可能将旧约巴别塔的叙事视为一种寓言或传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翻译是基于译者在神学和历史方面的预设，而非经文本身所提供的证据。

我们必须以谨慎的态度来处理与文体相关的问题。圣经本身的见证、文体批判的复杂性和设置界限的困难程度都提醒我们不要太快下结论。虽然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对这些问题有所澄清，但对于那些认为旧约中类似历史叙事的部分实际上并非是可靠无误历史记载的福音派信徒而言，他们想要证明自己的观点还需要完成大量的举证。

然而，也有一些福音派信徒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简单地将圣经叙事等同于历史记载，他们以为圣经的历史性部分就是一份对历史精确、细致的记录。旧约叙事对他们而言就是一段对历史的重放，或一部客观记录历史的摄影机。

福音派信徒承认旧约圣经的无误性，这意味着他们相信旧约不会有意或无意地扭曲历史，然而这些旧约记载很可能并没有给出现代读者所希望看到的那种详尽的历史记录。正如穆雷

（Murray）所说，我们不应将圣经看成“学术精确性”（pedantic precision）的，他说，“现代人武断地将学术准确性的严谨标准强加为无误性标准，然而圣经以充分的例子表明这种标准并不存在于其中。”

因此，根据“关于圣经无误性的芝加哥宣言”（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Inerrancy），我们必须否定以下这样的观点，

圣经无误性因着各种圣经现象而被否定，这些现象包括：缺乏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精确性、语法和拼写上的不规范、对自然现象主观描述、对不真实事件的报道、使用夸张或约数的数字描述、按照主题来整合材料的作法、在平行记述中对不同材料的选择，以及非逐字句的引用等。

我们发现旧约叙事自始至终都是有别于现代人对于精确性的要求的。

所有对历史的记载都包含着某种作者的视角诠释因素，准确性和创新性也有一个很大的程度区间。这个尺度的一端可被视为近乎猜测，我们可以在许多历史小说和传记中见到这样的例子。这些历史记载会着重描写一些很确定的事件，但对于一些不明确的事件作者也会去做一些虚构性质的创作；而在尺度的另一端虽然有个人诠释的内容存在，但这一点也不明显。比如，严谨的历史教科书作者和新闻报道的记者都会尽可能地避免个人的猜测和假定，在信息可靠性允许他们作出推测的情况下，他们也要对此进行明确的说明。事实上，历史性文字的准确性程度可以定位在这两个端之间的任何一点之上。

福音派信徒相信旧约叙事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是真实、可靠的，因为上帝的启示中不会包含错误。然而，这些经文是从“先知的角度所看到的历史”。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说旧约的作者虚构了历史：圣经的作者是受真理的灵所感动的，他们不会把虚构的内容当成事实来描写；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取向的因素决定了作者对事件素材的选择以及他们将采用何种方式来展现这些材料，旧约叙事并不是要向我们提供一份关于历史极为精确的详尽记录，圣经是依照某种观点而写成的，但是它却不包含任何错误和对事实的歪曲。

我们应避免两种极端，一方面是因为对文学体裁的考量，而割裂圣经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的联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略所有的圣经叙事都是从特定意识形态出发对历史的解读。正是因为这些叙事的无误性，我们才可能进行历史分析，然而历史性分析必须考虑到旧约叙事的写作目的。

历史性分析的种类

和主题性分析一样，历史性分析也有许多形式，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是事实性分析和神学性分析。

事实性分析

在事实性历史分析中我们透过经文这扇窗户来观看并思考“按这段经文和其他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如何重构当时的事件？”福音派基督徒在护教学中特别关注这种分析。基督徒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希望能够建立圣经的历史可靠性，如果你快速浏览从十九世纪末到近期福音派关于介绍旧约概要的那些经典著作，你会发现它们都是在强调这种历史性分析的重要性。直到最近，福音派的释经书中仍然大量充满着这种历史事实的重构。

近些年对圣经无误性的挑战并没有消退。人们总是会问“创世纪的第一章是史实性的记载吗？”“大洪水真地发生过吗？”“我们如何调和历代志、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之间明显的不一致性？”事实性的历史分析永远都将成为诠释旧约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神学性分析

圣经神学的兴起导致神学性历史分析在福音派信徒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解经途径。我们之前已经对这种诠释性的观念有过一些探讨，这种方法更注重概念而非事实，但它对旧约叙事背后的历史事件仍有明确的指向性。圣经神学学者主要通过旧约叙事用来重构救赎历史不同阶段关于启示和宗教生活的特征，他们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圣经历史存在着哪些差异明显的时期？”“这

些时期各自有怎样特征？”“这些时期是如何互相关联的？”这些问题也成为了探讨旧约叙事一个重要进路。

历史性分析可以以事实为导向或以神学为导向，无论哪种情形，我们都将旧约叙事作为认识历史事件的一个窗口，它是圣灵教导教会认识旧约叙事的一个重要方式。

文学性分析

我们家的书架上有一本我妻子的影集。有时我会向客人展示这些照片，他们礼貌地翻阅相册，一张张地浏览其中的相片，这些照片大多数都是那种面带微笑的普通生活照。但当他们看到最后一页时，总会发出类似的惊叹“噢，这幅相片太美了！”这张照片是出自一位充满艺术气质的职业摄影师之手，在我看来它是一张极其完美的。通常人们都会细细地品味这张相片，对专业的采光、聚焦、平衡发出赞叹，不由为相片中我妻子的美所吸引。

圣灵也是如此引导他的教会来欣赏旧约叙事的美。与其拘泥于那些经文次要的主题，或历史性事件之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文学性分析的方式来诠释经文。文学性分析将旧约叙事看成是精美的艺术作品，强调形式与内容的整合性。正如从色彩、材料质地、对比度、线条和平衡等方面来欣赏一幅优秀的美术作品一样，我们也是如此研究一段叙事经文的文学特点。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区分出经文主要与次要的层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主题性分析和历史性分析常常着重于旧约叙事相对次要的层面，然而文学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洞察到一段经文的核心主旨。

文学性分析的基础

文学性分析是释经学的一个新的流行趋势，那么福音派信徒是否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呢？有三个因素确立了文学性分析的价值：旧约的文学单元，旧约的文学特质以及这种方法为释经者所带来的深入看见。

文学单元

文学分析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旧约是由文学单元而不是由历史或神学单元组成的。圣经的文学结构与我们关于圣经而建立的思考模式相呼应。释经者历史性分析的倾向会令他以救赎历史的各个时期来划分圣经，比如：第一部分是“前堕落时期”，第二部分是“从堕落到大洪水”，第三部分是“族长时代”等等。如果释经者释经倾向于采用主题性分析的进路，那他可能会以系统神

学的框架来划分圣经，如：第一部分是“上帝论”，第二部分是“人论”，第三部分是“救赎论”。

然而旧约圣经并没有按这样的模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圣经的框架既不是历史主题的，也不是神学主题的，创世记一卷书就涵盖救赎历史的几个重要时期，而全部的先知书却只涵盖一个救赎历史的时期。与之类似，有些神学主题会在圣经的几个书卷中重复出现。正典圣经主要是以文学单元为其结构的，而不是以历史或神学主题。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旧约是以文学单元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采用文学性分析的进路，忽视这种方式就是忽视了上帝对圣经组织方式。

文学特质

除了上述原因，文学性分析的必要性还体现在圣经所表现出文学特质。圣灵以他智慧的方式用诗歌、歌曲和叙事（本书所讨论最重要的形式）的形式来默示圣经，这些经文表现出许多文学特质，比如形象化描述（imagery）、修辞法（figures of speech）和相互勾连的内部结构。如果上帝只是希望我们看重历史事件和神学主题，他就不会给我们这些具有文学特质的启示。因此我们需要在释经中进行文学性分析。

亮光

文学性分析之所以重要的第三点在于通过这种分析进路，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主题性分析和历史性分析的解经法所忽略的亮光。亚伯兰进入埃及的叙事（创12:10-20）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各种神学背景的释经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段经文的历史性和主题性的层面上，而忽略了文学性分析。例如斯金纳（J. Skinner）在解经中如此说“亚伯兰对他妻子所说的话（11至13节）让我们对早期以色列社会和道德有所观感。”他认为这段经文（18至19节）对于亚伯兰撒谎的主题充满了伦理反思。冯拉德（G. von Rad）关注的是亚洲人进入埃及的经历以及撒莱在年老时被交口称赞的美貌，他的关注的主题也在上帝的介入以及亚伯兰说谎的道德性问题之上。对这两位释经者来说，这段经文主要是被理解为一扇观看历史的窗户以及反映释经者伦理关切的镜子。

保守主义的释经者也是以类似的关注点来审视这段经文。凯尔（Keil）和代利奇（Delitzsch）出人意外地认为对于年老撒莱仍有惊人美貌的问题可以从她与埃及妇女的相比中找到答案，有理由认为后者是“普遍丑陋且容貌早衰的”。对于亚伯拉罕撒谎的伦理性问题，他们大胆地作出了推测，并认为亚伯兰后来得到法老家的尊重，重新得到撒莱是一件意料中的事。近期，基德纳（Kidner）尝试以“族长时期人类高寿”的论点来说明撒莱美貌的问题，他对于亚伯兰撒谎问题的解释也是我们可以想见的：他认为对于整件事，亚伯兰“说出了一半的真相，让另

一半事实被遮掩起来。”这些释经者们都侧重于叙事的历史性和主题性层面，虽然这些思考是合理且重要的，但它们却忽略了文学分析不可或缺的形式与内容的整合性分析。

让我们通过对这个叙事的一些结构性观察来感受一下文学性分析的价值。首先我们要对经文进行一个内在观察，暂不考虑这段经文的作者和受众对释经的影响；其次，我们把这段经文放在它原初作者和受众的外在处境中进行讨论。为方便起见，我们将用一个标准的戏剧发展陈述来认识这段经文的戏剧结构(见图9)。

问题： 创12:10	亚伯兰因饥荒而下埃及
上升： 创12:11-16前半部分	亚伯兰和撒莱被埃及人扣留
转折： 创12:16后半部分-17	亚伯兰蒙福和法老受咒诅
回落： 创12:18-19	亚伯兰和撒莱被法老释放
答案： 创12:20	亚伯兰带着大量的财富离开埃及

图9 创12:10-22的戏剧性流程

创12:10可被称为**戏剧性问题**，它引入了一个让叙事得以发展的背景，因一场饥荒亚伯兰需要下埃及暂居在那里，**戏剧性解决**（20节）与叙事的开头平行，借此在饥荒时贫乏的亚伯兰与离开埃及时富有的亚伯兰之间，作者制造出了鲜明的对比。创12:11-16上半部分构成了**戏剧的上升**，亚伯兰的谎言被人听信，但这却导致撒莱入了法老的后宫，这一部分通过12:18-19的**戏剧性回落**而取得了平衡，这两个部分主要是以戏剧性对话构成而且都包含了类似的表述——“你是我的妹子”（13节）以及“她是你的妹子”（19节）。最后，中间部分的创12:16后半部分至17节是叙事的转折点，它以精妙的方式构成了各个场景的内部连接。亚伯兰昌大而法老却被咒诅。这些经节既预示了经文未来的进展也反映了叙事之前的经过。创12:16后半部分预示着将亚伯兰的未来，他将要带着埃及人的财富离开，创12:17指向法老“因撒莱的缘故”所要面对的问题，这样的戏剧转折点承上启下，增强了整个叙事的对称性。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结构模式来总结这个叙事。亚伯兰希望寄居于埃及，他谎称撒莱身份，这让他的计划部分地得到了实现，但局势因撒莱被埃及人带走而变得扑朔迷离。为解决这个问题，上帝在亚伯兰与法老之间作了分别，他赐福给亚伯兰却降灾给法老。法老所受的咒诅让撒莱重获自由，并且促成了亚伯兰与她重回巴勒斯坦。上帝要让撒莱得着自由的计划在她被埃及人送回时得以成就。最后，亚伯兰带着他在埃及得到的财富安全地与撒莱离开了埃及，他的暂居生涯告以结束。

采用这个结构来分析经文有许多优点，但我只提及其中两点。首先通过这种结构我们能够认识到经文的每个部分对叙事都发挥着影响，去掉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会改变叙事的剧情。这种对经文内在的审视将限制我们把叙事的中心看成是某些主题性或历史性的题材。如上所述，许多释经者习惯性地将焦点放在经文的历史性问题或经文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上，然而当我们随着整个叙事的进展来认识它的方方面面时，我们就不会对那些经文中最重要要素作错误的理解。

其次，我们通过文学性分析是将经文作为整体进行考察，而不是将其划分为小块。历史性和主题性分析常常把一个叙事分解成不同部分，却无法将它们联系起来。文学性分析把叙事看成一个概念单元，这样我们就能探寻它的意义和相关性。寄居、被掳、上帝干预、得释放和归回的戏剧发展成为了我们释经思考的中心，预示了圣经其他部分的线索，也可以和基督徒信仰生活中的无数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整个叙事上时，我们常常会发现其他分析进路所忽略的神学思考。

当我们将这些观察结果置于原初作者和受众的外在处境中，整个叙事就更显生动了。摩西当年直接面对着以色列人，向他们讲述这个叙事，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这个叙事与出埃及记中摩西的关联，考虑到以色列人的经历和他们对于创12:10-20的回应，我们会非常清楚地发现摩西对亚伯兰生平中这个叙事的陈述是与以色列人从埃及蒙拯救的经历平行对应的。

亚伯兰暂居埃及是因为迦南地的饥荒，对应同样是饥荒的原因让雅各和他的儿子们进入埃及为食物疲于奔命；欺骗是亚伯兰的特点，对应约瑟的哥哥们也以撒谎闻名；虽然在埃及亚伯兰获得了财富，但他得子嗣的盼望却因法老将撒莱带走而变得无比黯淡，对应以色列进入埃及以后，虽然人数增多，但被奴役和男婴的被杀却威胁到了以色列族群的扩张；上帝通过赐福和咒诅在亚伯兰和法老之间作了分别，对应同样在出埃及记中，上帝的干预保护了以色列人，却降灾给法老；经过亚伯兰与法老之间公开的对质，亚伯兰最终获得了自由，对应摩西同样也与法老进行了多次公开的对话，在此之后法老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埃及人当初怎样让亚伯兰带着大量的财富平安地离开，与之类似，埃及人以后也同样地看着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的财富出境。

通过这些出埃及记中的事件与亚伯兰叙事的平行类比，我们看到摩西希望将这个叙事作为一个范例来教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巴勒斯坦的性质。摩西面对各支派中的不信任和不满的情绪，通过这个叙事来联系先祖的历史，从而达到教导以色列人的目的。我们可以想象摩西很可能这样评论这个关于亚伯兰叙事，“不要放弃！事实就是这样，你们正在经历的正是你们祖先亚伯拉罕曾经经历过的，因此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离开埃及，靠着主的大能信心得坚固吧！”同时我们不难想象以色列支派在听到这样的叙事后一定会发出向上帝忠心回应：“亚伯拉罕如何出埃及，我们也要同样地出埃及！”

通过这个简短的例子，我们认识到为什么需要超越主题性和历史性的关注，对旧约叙事采用文学性分析，这种进路让我们能够将形式和内容并重，从而更多认识到上帝在这些叙事中要告诉我们的。

文学性分析的类型

文学性分析并不是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历世以来圣灵都引导他的子民在读经时注重形式与内容的整合性，但文学性的关注通常会被对神学性和历史性的问题讨论所湮没。

在改教者针对罗马天主教所主导的解经进行教义性辩论时，他们主要将圣经看成是一种神学的资源，而不是文学作品。然而改教者并不是对圣经的文学要素完全没有认识，例如加尔文常常关注经文中的修辞法，戏剧性张力和生动的形象化描述，他对于圣经的叙事与律法书、智慧书和先知书之间的区别有清楚的认识，加尔文的释经书充满了有关文学性分析的观察，尽管他首要的关注点是针对教义。

自启蒙运动以来，福音派释经者一直过于倾向对历史性问题的讨论，人们探索旧约叙事的主要目的成了对其史实性的证明。尽管如此，所有有关圣经释经的重要著作都承认圣经具有文学特质的事实。

今天的旧约释经学已将注意力转向文学性分析。虽然教义性和历史性的探讨仍在继续，但对文学性方法的关注已有显著的加强。本书的目的并非是对这些趋势发展进行详尽的介绍，然而我们仍有必要对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阶段作一个简要追溯。

源本评判 (source criticism)

在十九世纪末期，文学性评判大致等同于源本评判，释经者通过这种进路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中寻找圣经成书的种种来源。人们熟知的摩西五经的文本假说（J、E、D、P四类来源）是这种进路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从那时起，释经者对旧约中的多卷进行了假设性质的书面源本的重构。

形式评判 (form criticism)

第二个重要的阶段是二十世纪早期兴起的**形式评判**。形式批判所特别关注的焦点是经文的文学体裁，并将其在旧约叙事最初发源的口传文化处境中进行重构。通过旧约与其他古代中东文明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这些释经者试图提出圣经文本早期的存在形式、环境和应用的方式。

编修评判 (redaction criticism)

文学性批判的第三个重要阶段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编修评判**。编辑批判从圣经文本的口传和文学源本到现今形式的发展过程进行追溯，这类释经者超越了源本和形式评判的关注点，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圣经文本的整个发展过程，这种进路通过观察圣经文本的发展来关注经文编修者的动机。

总体而言，现代福音派信徒对这些历时性（*diachronic*）研究法是持怀疑态度的。在许多方面我们需要与这些方法保持距离。这些方法的主体是基于某些与福音派的圣经的默示论和权威论截然不同的观念之上。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仍会看到以福音派视角为基础的文学性分析，它也必须考虑到经文的源本、形式以及作者的编排。

在最近二十年中，对旧约叙事的文学分析法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释经者已不再关注经文的源本与发展过程，而越来越将注意力转向旧约叙事的最终的形式。

修辞评判 (*rhetorical criticism*)

带来这种趋势变化的关键性转变来自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修辞评判**法。这种方法不再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某段经文的发展，而是将经文看成是为了说服其受众而完成的一种艺术创作，在此基础上对经文进行修辞性评判。修辞性评判主要针对圣经某卷书比较小的文学单元来进行研究，比如一个叙事或一首诗。这些经文的结构、美学特质和修辞模式成为释经的核心关注点。

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在同一时期中，结构主义对圣经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这种进路提出了一系列哲学和语言学观点。结构主义者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但他们都认同某段文字的意义主要存在于文本内在的一致性之中。

正典评判 (*canonical criticism*)

近些年神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它被人们称之为**正典评判**。正典评判学者均认为大多数圣经文本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生了改变，但他们真正的关注点在于圣经文本最终的正典形式。正典评判法会参考结构主义和修辞评判的进路，但与此同时它超越了这些方法，从而能够对更大范围的经文语境进行考察。

总体而言，福音派信徒对以上这些当代的文学分析法更为认同。只要我们不陷入这些评判法之后潜在的预设前提之中，我们在许多方面都能从修辞评判、结构主义分析和正典评判的研究进路中获益。

文学性分析是第三种圣灵教导我们认识旧约叙事的方式。当我们将对经文的形式和内容的整合性投入关注时，我们就能对经文的含义有更深的洞察。

结论

当我们为诠释旧约叙事作预备时，我们必须对圣灵可能引导我们解经的种种方式有所意识。长期以来主要形成了三种分析旧约叙事的进路：多种形式的主题性分析，历史性分析和文学性分析，它们已被证明对于上帝子民认识他的话语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在这三者之中，每一种形式的解经进路都依赖于其他两种进路。主题性分析法如果离开了历史性和文学性角度的限制，就很容易滑向私意解经的泥潭；历史性分析法如果离开了主题性和文学性分析的限制，便脱离了其神学依托；而文学性分析法如果离开了主题性和历史性分析的限制，则变成了主观的臆断。如果我们的解经未能充分地运用这三种分析进路，我们便将会失去很多上帝恩言的祝福。在圣灵的带领下，不同的旧约叙事将必然成为一面面反映我们个人关注点的镜子，一扇扇认识历史事件的窗口，以及一副副展现其整体文学性的图画。

复习问题

1. 什么是旧约叙事的主题性分析？对于诠释旧约叙事这种方法具有怎样的合理性？主题性分析法有那些常见的类型？
2. 什么是旧约叙事的历史性分析？对于诠释旧约叙事这种方法具有怎样的合理性？历史性分析法有那些常见的类型？
3. 什么是旧约叙事的文学性分析？对于诠释旧约叙事这种方法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文学性分析法有那些常见的类型？

练习问题

1. 阅读关于亚伯拉罕蒙召的叙事（创12:1-9），对于以下的神学范畴，你可以从这段经文中分别找出哪些对应的主题：1）神论、2）人论、3）救恩论。
2. 重读创12:1-9，这段经文有哪些历史要素引起了你的关注？在你将上帝当时的作为按照救赎历史进行重构时，这段经文为你提供了怎样的帮助？
3. 研读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早期和现代福音派对创12:1-9的解经注释书。在这些释经著作中，作者对主题性分析、历史性分析和文学性分析研究进路的采用，分别有着怎样的侧重？